

周

易

贊

易

周易贊義卷之三

噬嗑亨利用獄

大觀在上乃有梗化之人如頤中有物必齧之而後合也故噬嗑次觀噬嗑則梗化者去故亨夫梗化之徒非德禮可勸故利用獄以治之此刑所以弼夫教也

彖曰頤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

火上雷下之卦二陽三陰之中一陽在內如頤中有物噬而後嗑之象故曰噬嗑噬嗑斯通震一陽而二陰離一陰而二陽噬嗑三陰三陽之卦也剛柔不亦分乎剛

柔分則強弱是非判矣動而明豈徒判哉雷天威電天
明也天威天明合作而章斯冥頑知警懼矣又以噬嗑
之主言之六五柔順得中履尊位而上行雖非當位而
雷電成象利用獄矣

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勅法

雷電交作天之明威噬嗑之象也先王體此卦象以昭
明其刑罰謹勅其法之垂焉亦天之明威也

初九履校滅趾无咎

初九居卦之下而過剛不中動輒麗刑在足履校者也
履校斯滅趾而不行矣蓋為惡之初即有懲而知戒此
小人之福也何咎之有

象曰履校滅趾不行也

小人犯刑而滅趾矣无咎何也趾者人之所以行也滅則不行蓋小人以不仁而犯刑始知不仁之可戒而不行矣以不義而犯刑始知不義之可戒而不行矣此刑之有免小人之福也又何咎耶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

卦以上下二陽爲用刑之主爻以二陽爲被刑之人其中四爻則上下典刑者也六二具柔順中正之德典刑无難故凡刑之所用皆如噬膚之脆无骨鯁焉而又至於深滅其鼻无聲聞焉此用刑之淑問者何咎之有鼻者聞聲之體滅於用刑之時則心服其罪而寃聲无所

聞矣趾行之體也滅則不行鼻聞之體也滅則不開
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

噬膚而无咎者以膚之脆而乘夫齒之剛也剛則脆不
可支雖至於深噬无所鯁而无所聞矣六二具柔順中
正之德自有噬膚滅鼻之道无待於外傳又取於乘初
之剛如此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

六三以陰暗之才居陽剛之任不中不正者也用以典
刑則所處不當人不服而犯者至矣腊肉者獸之全體
乾肉中而多骨也苟不審而噬之非損齒則鯁其喉矣
二者皆噬肉之毒也世有偏執之人當刑不刑好于不

當刑者刑之或以茹剛爲本或以訖威爲名舍膚鬪而不食擇腊肉而食之能不遇毒矣乎雖不至於大害亦小有吝也然當用刑之任非出位而妄爲也更此毒吝宜知補過斯无咎矣

彖曰遇毒位不當也

噬嗑之位用刑之位也用刑而不當則過失殺傷人矣其遇毒非自取矣乎

九四噬乾肺得金矢利艱貞吉

乾肺乾肉之帶骨者難噬者刑之吝也九四以剛處柔居下之上而近君位是司寇大臣而任重者也才剛而處柔則用刑審勝重任矣故所刑如噬乾肺得剛直之

道焉然恃其剛直而夫履則凶故宜艱難以審之至正
而不易焉斯可以免毒而獲吉也

象曰利艱貞吉未光也

大臣居近君之位而任刑政從欲以治刑期于无刑可
也猶以噬肺爲患利在艱貞有處之才无化之效道雖
行而未光也

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

六五以柔順中德當噬嗑之時而居尊位是用刑之主
也所噬非膚爲乾肉蓋用刑自下而上小而易決者不
達大而難決者斯聞故所噬非膚爲陳乾之肉也一人
在上天下乃有橫行不畏法者何可以赦噬之則柔不

茹而剛不吐得中剛之道矣但茹剛之事必用凶器雖正亦危然時義所在非可姑息焉者故四凶誅而天下服三叛戮而商亂平亦何咎哉

象曰貞厲无咎得當也

六五貞厲而无咎者六五以中順之德履至尊之位是任德而不任刑之主也乃不期有作孽之人爲治之害故必動凶器以治之似爲純德之累若有咎矣然刑得其當則刑期无刑之治也何咎之有

上九何校滅耳凶

上九陽剛過中居噬嗑之極是小人之極積惡盈滿罪必誅戮者也故有何校滅耳之象凶可知矣

象曰何校滅耳聽不明也

夫何校以至於滅其耳者非有他也以耳聽不明謂小善小惡不足聽聞之也故積而至貫盈弗可解耳

賁亨小利有攸往

山下有火草木榮華如素之絢蓋以文而飾質故為賁為卦下體乾也柔來於內而文剛上體坤也剛往居上而文柔皆以文而飾質賁之道也賁則不徒忠信以質又禮樂以文之斯在邦在家无弗達也能无亨乎然賁飾非大行之道故小利有攸往而已

彖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

文以化成天下

賁者以文飾質自有亨道亦小利有攸往矣然以二體
言之外之柔而來文乎剛大之賁也大斯亨矣分內之
剛而上文乎柔小之賁也小不利有攸往矣乎然以賁
之大者言之豈但如是天有文焉剛柔交錯而經緯成
天之文也賁也彛倫明敘而各止其極人之文也賁也
觀乎天文曆象以察時變而位育之本端觀乎人文明
倫以化成天下而經綸之道盡此又聖人貫天人之文
於一身修一身之文爲天人之主而致中致和者也賁
之道不其大乎曰小利有攸往亦指其小人小事言也
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山下有火文明以止賁之象也君子觀此賁象以修明
廢政成文明之治而已其有不服亦修文德以來之其
事也若夫折獄遏惡揚善之政則侯夫大有之時无敢
輕有爲也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

剛居賁初柔來文之所文在下是賁其足趾者也小人
以乘車爲榮君子以行道爲賁故舍代勞之車而徒行
焉蓋力行其道足之光也苟不義而乘則困辱甚矣何
賁之有大夫則有命車不可徒行士則徒行義也

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當賁之時小人賁外君子賁內初陽在下身非大夫家

无命車乃舍車弗乘而徒行焉非好勞而惡逸也義弗可乘故弗乘耳斯君子之足所以異于人而有光與

六二賁其須

六二柔往文剛是頤之有須以爲飾也蓋柔質而附剛者自不足以有爲美其容觀而已蓋文事附質而美苟无其質文焉附耶

象曰賁其須與上興也

須附諸頤頤須之質也須必待頤而興須之賁亦末矣哉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

九三重剛而居下之上上下下二柔皆來文之是賁如在

內而文明又濡如于外而潤澤蓋非外飾而已者賁至於是又何求哉但能長永貞固其德斯吉之道也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凡致飾於容貌辭氣者賁也賁則人或凌侮之君子賁於外以養其內文明于內以澤其外是賁道之貞也能長保此貞无少間斷則充實之美光輝之著于是乎在觀者將久而彌信无不敬服之矣終其身誰敢凌侮之哉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

六四以貞順之德近中順之君當飾治之時不剛以文之初為正應乃白賁其趾非以剛而文柔者又為二三

所隔故求賁而質素如初皤然而已以質素之人乘質素之馬如飛而來蓋求賁之心切將有爲也然乘馬飛如非爲寇也求好合也求賢于下以輔乎上始雖睽而終必合求有益也

象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

六四當位貞矣乃求賁而弗賁者終有間隔賁而疑也匪寇婚媾迄无怨尤得所賁也

六五賁于丘園束帛變委吝終吉

六五具中順之德下求飾治之賢既非剛中之應又爲三四所隔不得其賁所得賁者高尚丘園之賢而已束帛禮賢之物變委積貌人君賁丘園之賢不可得而

臣鄰亦可吝矣然以貴下賤足以得民以禮尊賢足以
不感不終吉耶若漢高之于四皓光武之于子陵吉可
徵矣

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五賁丘園而吝終吉者君能賁賢賢亦賁君清風高節
激頑起懦教化行而風俗美非賢人之喜實人君之有
喜也

上九白賁无咎

上九居剛上文柔之位外處艮極而內无賁應是白以
為賁素以為絢者也蓋忠信為質而加以禮文此文質
彬彬无可議者何咎之有

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以野史之道而率人弗從也素以爲絢則文質彬彬德盛而斐然下民不能忘矣故動无咎而有獲非上之得志也耶

䷖ 剥不利有攸往

剥者陰剥陽也五陰而剝一陽九月之卦也往則陽盡而陰全故不利有所往以小人道長君子宜順而止之也

彖曰剝剝也柔變剛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

剝猶剝棗之剝剝落之也下侵上而致之落也亦以陰

之柔而變乎陽之剛也不利有攸往者小人道長而君子不可行也君子觀象則象而止之斯處剝之道无所戕也陰陽之運消則息盈則虛天之行也君子亦承順乎天而已矣其能違之哉

象曰山附於地剝上以厚下安宅

卦之陰而畫六斷者地也卦之陽而畫如覆碗者山也山附於地則五偶在下一奇在上剝落之象也然博厚而悠久者莫如地安固而不遷者莫如山君子觀象不取於剝落若騫若崩之形而取其安固博厚悠久不遷之義以厚其下而居以安宅如地載山而博厚悠久如山附地而安固不遷則民安而邦本寧矣何剝之有

初六剥牀以足蔑貞凶

剥之爲卦五陰在下而上剥一陽初六者剥之本也本
剥則上殞矣牀者人所安息之具君子居之所也陰邪
小人將傾其國先傾其賢將傾其賢先傾其居必自其
所安之牀足而剥之足傾則牀隨之矣賢將焉居蓋其
陰險之機深讒邪之計遠以邪爲正滅絕正道良心喪
已甚矣能无凶乎

象曰剥牀以足以滅下也

剥牀不於其牀而于其足者以滅其下而剥其上也小
人陰險之巧計君子所必剥也蓋君子居上必嘗有所
用之人及所爲之事皆其下也索其隙而剥之則下必

滅而上斯及矣寧能免耶

六二剥牀以辨茂貞凶

辨牀幹初剥牀足二剥牀幹以漸而剥其上也剥牀以幹以邪而滅正牀傾必矣能无凶乎

象曰剥牀以辨未有與也

剥陰剥陽也卦唯上九一陽二遠于上其剥以辨者何哉蓋二非上九之應未嘗相與故耳使相與則弗剥也小人之害君子不揆義之可否惟徇交情類如此其不傾人之國者鮮矣

六三剥之无咎

六三以柔居剛與上相應陰陽合德蓋當天祥陰剥陽

之時獨與陽交不相害也此蔑貞之時知不義獨
群而從正者涇渭並流清濁自分何咎之曰其曰剥之
无咎者非謂剥陽而无咎謂居剥時而獨无咎也
象曰剥之无咎失上下也

當剥之時群陰剥陽初剥足二剥辨四剥價皆凶惡之
流也三處其間而獨无咎者以失其上下一陰之黨獨
從正耳陽在剥時雖下有五陰然三應而五比剥之者
獨初二及四三陰為害耳故愚謂失上下右指初二及
四之三陰不及五也

六四剥牀以膚凶

六四位近至尊蓋股肱耳目之臣也剥

爻之則非剥

牀而已剥及肌膚非但茂貞將茂其身

去其君之股

肱耳目而不恤凶可知矣

象曰剥牀以膚切近災也

剥牀而及人之膚則剥無可剥切近之也為國者信

小人以剥賢賢盡斯及其身矣雖有善知之何哉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

凡陰之剥陽以遠乎陽也近則合不復矣故剥之五

以后妃取象焉六五柔順居申率群陰事其上蓋貫

魚敘進使天下之嬪婦御妾之屬皆得能於君如是

則后妃逮下宮人無怨祚胤繁而社稷何不利之

有

象曰以宮人寵終无尤也

六五之無不利者凡易之道親益期親相
祇見踈耳推而及於踈親斯久矣近益如
加焉祇見遠耳推而及于遠近斯切矣六
下隔群陰能貫魚以進則不徒下人歸德
之矣終其身人誰尤之哉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剥廬

上九剥極斯復有碩果不食種而復生之
也則宜在高位為人所載如其小人則播
廬舍何所容其身耶陽在上而居陰位正
當凶相半如此

何加焉

予我何

近于上

親而賢

其君子

衆剥其

故言

象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剥廬終不可

一陽而居群陰之上非无民也君子仁民

載之矣

故曰得輿獲夫載而不徒行也小人虐民

傾之矣

故曰剥廬喪其居而終不可用也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

利有攸

往

冬至陽生為復在天地為生物之心嘗為主乎內而生

物也乃生生而為臨以至於為乾為坤則消物盡而

復反於內矣復則生物有主生生無窮矣心放而復

者亦如之能无亨乎放心而復則身有所出无妄動

入斯靜安無復疵病由是朋來則為下仁無從道亦无

過矣蓋身有所主能成已成物如此然陰陽消息天之
道息而消消而息反復其道由垢而變則七更于支而
來復陽之消者不易息心之放者不易收也收而復則
身有所檢宜自內而之外有攸往矣

彖曰復亨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無疾朋來无咎反
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利有攸往剛長也復其見天地
之心乎

復亨何也剛自外而反于內也剛反而為主于內則內
震外坤動而以順行矣是以已之動靜在道而无疾朋
類之來亦无不就道而無過矣反復其道七日來復理
數如此天之運也利有攸往剛反而長也天地有心不

可得而見也復其見之矣人各有心舍則亡操則存存者復人之心亦于是而見之矣

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生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雷出地奮而大壯震動於兩間而聿駁有聲者也乃寂然而在於地中謂之復也猶行者之歸於家也先王觀此復象以陽復之日閉關之門俾在途商旅皆駐而不行天子亦不以省方觀民如陽之復不妄動焉在人則於心應物之後未應物之前操而存之无所偏倚如鑑斯空如衡斯平可也

初九不遠復无祗悔元吉

冬至之日一陽來復是去未遠而輒反也在人則心于

靜虛之時物有所感理欲攸分其理耶欲耶人不得而知之已獨知也則克去其欲而反乎理未涉于事先正其心是心將放而輒存不遠之復也此克已復禮之仁何至于悔之有由是仁體事而无不在由是天體物而不遺矣不亦大吉也耶

象曰不遠之復以脩身也

不遠之復者非外諸形色玄空以為心也蓋以為人有形色即天性之所在吾盡性則形踐形踐則身修身修則家國天下可齊治而平矣為仁為聖者此也配天配地者此也形色豈累人者哉此不遠之復存心于隱微之際于以踐形盡性以脩其身耳豈異端之流以形色

為累所謂玄空之學者耶

六二休復吉

休美也二具中正之資初九不期而合蓋美其不遠之復以為仁而親之也親仁則欲仁而仁中正之資復而為中正之德矣不亦吉乎

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

不遠復者仁也休復者休美其仁也蓋不徒欣羨而已實舍已而依於仁與之同其歸也能无吉乎

六三頻復厲无咎

六三陰柔不中不正復遠于仁而不知其美至于恒過而後改頻感而始復者能无危乎然能復而不違雖危

亦无咎矣

象曰頻復之厲義无咎也

復而頻是不知復之美者危可知矣然非終忘返者于義亦无咎矣

六四中行獨復

六四以貞順之德居群陰之中下應初九如世皆同流合汚滔滔然矣而已獨中行特立離群而依仁焉蓋不五之隨而求獲也非擇善固執能如是耶不曰無咎者中行斯無咎也如閔冉之學君由求之間希顏而同歸孔明之仕處魏吳之間蘊玉而歸漢即其人矣

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四近尊位隨而求之有獲者也乃離群而獨復是豈慕外者哉蓋知不遠之復有元吉之道故離群旋歸以相從于道耳

六五敦復无悔

復以初九爲主乃一陽之來復也故親此而復者爲下仁應此而復者爲從道五非親非應若遠實矣然居尊而統下虛中而受善所應在二二下仁而復也已亦同其復矣所親在四四從道而復也已亦同其復矣不亦敦厚其復也耶夫敦厚其復動能復初何悔之有

象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

敦復之復無所悔者非既失而後復也下仁而復其初

矣猶不自信中以自考慮有失而益厚其下也從道而復其初矣猶不自信中以自考慮有失焉益厚其從也此復而又復者何悔之有

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

上六居復之終去初甚遠乃不知復道昏迷而忘返者在一人之身則恣情縱欲放心而不知收者故招災致眚而休祥莫見焉如是而乃用行師則終有大敗不徒師殲將獲其國其君皆將隹于凶禍弗可保矣休息至於十年之久亦不克征蓋一敗而不復振也可不戒哉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復君道也一陽來復為群陰之主所謂帝出乎震者也然非君道而何上六迷而不復反君道矣能无凶敗矣乎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靜而正欲之盡也動而健理之行也剛往而不復為妄猶女之亡也故剛來而為主於內斯真實无妄天之道也天有四德无妄如之亦大亨而利於正焉其匪正斯妖眚見妄之徵也妄則不利有所往矣

彖曰无妄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內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

无妄者大中至正實理蘊於陰陽而非陰陽即所謂无
極而太極與物无妄之理天之命也在人則爲心之理
即天所命也命不可見唯一陽來復爲主於内天下雷
行物與无妄之時則全體呈露而莫掩矣帝出乎震而
主乎天故動而健天以剛中之德應雷之動則斯理因
雷之動而與物无所遺也故元亨利貞天命然也在人
則心自外來而爲主於内大中至正而无妄其動而健
剛中而應時萬時億亦如之其元亨利貞不在天而在
我亦天之命也蓋命之无妄本乎无極太極之理人心
之无妄本乎盡性至命之誠天命无不正之理其七政
不齊則亦有失正之時失正則妄妄則眚祥見不可有

往蓋違乎天命不祐其能行之哉在人之匪正何也无
妄之妄也无妄之理不易明且復也必盡心知命而知
天斯明其理之正必誠意正心而知中斯免其妄之失
矣不然爲尾生之信爲仲子之廉爲許行並耕之治爲
達磨面壁之學爲楊氏之爲我墨氏之兼愛老氏之靜
篤釋氏之禪定巫氏之呪咀蠱毒請召鬼神之術雖自
以爲至誠无妄實皆匪正而妄也故无妄而正則致中
天地可位无妄而妄則肯見而天命不祐之矣故漢武
切千求仙而招巫蠱之禍梁武篤于奉佛而致臺城之
凶此千古之鑑可不戒哉

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天下雷行帝之出乎震也則物各稟氣以成形與之理以爲性矣所謂各正性命者是也先王觀象以至誠无妄之道建極於上則天時足以茂對物各遂其生矣蓋天命與物爲性而賦之形聖人俾物踐形而盡其性皆至誠无妄之道也

初九无妄往吉

初九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爲萬物之本乃卦之所由名正至誠无妄時也以此有往則大本立而達道行何不吉之有

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

无妄往吉者何君子之學志于修己獲吉而已今誠於

內而形於外則事先不立而物无不動斯吉之獲非志之得耶

六二不耕穫不菑畚則利有攸往

至誠无妄之道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而已九居卦初爲主於內足以當之二則以柔比剛非无妄之主而有所覬覦者也蓋春耕而思秋穫有謀利之心初菑而思易畚有計功之心是有望而動非无妄之道必无是二者之心斯合于无妄之道利有攸往矣六二中正而非剛德乃親初合德故其象如此

象曰不耕穫未富也

无妄之妄古與望通耕穫菑畚皆有所望者也六二之

利往在于无所望者以其陰虛未如剛之實也

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

六三去初益遠不中不正又非二之可比妄而違天命者斯天命不祐降以非所致之災有如或有繫牛於邑者行人過則牽而去主者訟則邑人災此无妄之災不知者以為非其招也知者則識其有以取之矣

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

行人得牛而邑人得災言災非所望而得也

九四可貞無咎

初九剛來為无妄之主于内九四應初而无妄之德寔同斯无妄之理得于天而守于己者可以貞固而无失

矣何咎之有

象曰可貞无咎固有之也

九四應初是親賢獲无咎者其可貞固以守者何謂非分人之有以自益也无妄之理已所固有自復之也九四乾體故可以自強如此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

九五天德中正居尊當位若无憾矣然非剛來主內而无妄者故有无妄之病蓋无妄之病病于有妄焉耳豈外物所能醫之哉勿求醫于外存其固有之理即有喜矣

象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

藥對證而后效五以无妄爲病此堯舜病諸之心不可藥也藥斯妄矣是不知藥之壽否而以人試之也可乎哉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

上九去初極遠是妄行之極者也青謂妖眚如異青五青之類天降之禍也蓋妄極所召行豈有所利哉六三去无妄之吉尚近故人災及身上九去无妄之吉極遠故天禍加之矣夫人之妄者人災天禍皆加其身可不鑒之哉

象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

上九之有眚者妄行之極招夫災也又曰妄極者亦自

謂无妄之道蓋亦以至誠爲心實匪正之心積而至于極故亦曰无妄之災凡異端邪術積所存想亦能招致鬼神登雲步月皆青之見也世主不知其災乃親狎而寵異之能无及之哉故漢武帝能致王母之至而不能免江充之災唐玄宗能傳月宮之樂而不能脫祿山輔國之禍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孔明曰學須靜也心不妄動學斯有得故大畜次于无妄大畜者以大學之道畜其身多聞多見博學于文之謂所利畜者宜學聖人之正道凡異端邪術皆當遠之不可學也蒙

之豕曰蒙以養正聖功也故曰貞爲聖人之正道也曰大者正也不正斯小非大畜矣故大畜之學利於正焉斯道旣畜于已則當不食于家而大烹于朝斯致君而澤民天下並受其福矣不亦吉乎乃互體有澤是大川爲上下之阻然健而不陷悅而動則大畜之賢即國之舟楫往而濟无不利矣

彖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不家食吉養賢也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君子而大畜者何也乾健者不已之學也艮止者有能而不忘之功也健而止則剛健篤實光輝而德日新矣孟子言克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

之謂聖。篤實而輝光，日新其德，則大人而幾于聖。美不言矣。斯謂之大畜。艮剛止而尚賢，止乾之健，是所崇在賢，不於邪術，能止于至善而不遷，皆大正之道也。故利貞不家，食吉，賢而在下，舉而養之，斯世受其福。吉大來也。利涉大川，應天而濟險也。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乾內而艮外，則天在中山，包天之外矣。蓋太虛即天，凡山中地上虛而通氣者，即天。故山中氣候寒暖與山外不同，其物之生長收藏亦異。是山畜乎天，誠不小也。故曰：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德行以日畜其德，則積而至於明誠充實，輝光大而幾於化矣。

斯君子之正學也

初九有厲利已

卦以大畜爲義爻以自畜爲功夫畜之初在于自止其欲无妄于心然後多畜可也初居健體欲進遇四以艮應之是已未畜德斯有厲矣故利於止而弗進自畜而不畜于人斯厲可免也

象曰有厲利已不犯災也

四欲畜初初之厲也災也知其厲而已之何犯災之有九二輿說輟

卦以大畜爲象不貴進貴于健而能止能健斯日新止斯德積充實輝光可期而至矣故大畜內卦皆不利于

進而利于止也九二乾之中體宜進進而不已也鑒於
初之厲裁隔于三之輿衛方以自畜爲事故有輿說其
輶之象輿說其輶則自止以畜德而不爲人所畜矣
象曰輿說輶中无尤也

九二當畜之時大輿以載矣乃說輶而不行非人尼之
也自不行耳此漆雕開之不仕所畜其可量乎自畜不
患其過而患于不及九二之說輶可以行而不行豈畜
之過哉道可試而不試學可已而不已正大畜之中道
也何尤之有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曰閑輿衛利有攸往

九三居健之極應上之終又以乾接艮體中无間隔是

大畜之德成大正之道備可以不家食而行其道也故其象爲良馬逐爲日閑輿衛良馬者調良不驚之馬足以遠行而无敗車之患者也乾爲良馬三居乾上則引群良以相逐而行有餘力矣然又恐其正道之不易由以爲艱而戒之又恐乘其輿而御者未精其法出於途而衛者未盡其道須日閑而習之俾御于馬而同情與與衛而相得斯宜有所往不然猶善畜之可也邵子詩曰施爲欲似千鈞弩磨礪當如百煉金此之謂也本義曰曰當爲日今從之

象曰利有攸往 上合志也

九三之利有所往者何也大畜之道成上復合志故利

往也苟道成而上非合志則亦不利于往矣

六四童牛之牯元吉

六四艮體下應乾初是止健能豫如防牛舐觸者于始角之時即牯以制之則他日角長亦弗舐觸而為患矣蓋止惡于微則善易生而惡可絕也塞水于蟻穴之時則无滔天之害滅火於一星之微則免燎原之災不亦元吉也耶大臣上格其君下新其民其畜止之道皆如是斯大善矣

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

止惡于豫則惡止而大吉初之止四之喜也

六五豮豕之牙吉

六五以艮之中德柔順居尊將以止健于天下者也焉
得人人而止之得其機焉斯可矣彼牡豕有牙所以噬
也苟去其勢而齧之則牙存而不爲害此制之之機也
九二在下而健進五以柔德止之是齧其豕而止以機
者蓋柔齧則不徒有牙而無害其類亦絕而所止衆矣
故君子刑一人而千萬人懼令斯行禁斯止不亦吉耶
四止惡於未形而不言角而言牯五止惡于有形故不
徒曰齧而曰牙也止有早晚故獲吉不同

象曰六五之占有慶也

慶福也人賀之也六五之獲吉者止之也四止惡于未
形故有自得之喜五止惡而得機故有人賀之慶蓋止

惡於未形曲突徙薪者也止惡於有形雖得機而止之鄰于焦頭爛額者矣故治貴无訟刑宜滅趾

上九何天之衢亨

止極則通上九居大畜之終止之極矣蓋止欲之極則人欲盡而天理行多識之極則理一貫而汎應妙以之而從政以之而應物則左右逢原无所不宜如出籠之鳥飛翔於天衢之上隨所之而无礙何亨如之何猶言無何言大畜至是无所亨而有如此者

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上九猶天衢之亨者大畜之極其道大行猶天空之鳥任所飛而无所礙也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頤艮上震下外實內虛有口齒之象口齒下動而上止
頤亦如之故取象為頤頤養也凡養人養物自養皆以
正道則吉正道者自求口實食其力而不素餐是也君
子治人而食於人小人治於人而食人皆食其力非素
餐也故觀其所養及所自養道皆如是正可知矣

彖曰頤貞吉者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
觀其自養也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義
大矣哉

頤貞吉者養以正則吉也觀猶省察觀頤者省察所養
之道也自求口實者省察其自養之道也豈惟人哉天

地之養萬物在於正位而不二聖人養賢以及萬民在於正身以取人亦皆以正而已養之時不亦大矣乎哉
頤兼所養自養而已聖人恐觀者不諦故別而言之也
象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山下有雷上止下動中虛而有聲口頤之象也君子觀頤之象以養德養生皆由乎中道而已聲之出爲言語言語不慎則損氣而取辱口之實爲飲食飲食无節則損德而傷胃皆禍之階病之源也故君子慎密其言語時然後發發必當理搏節其飲食時然後饌饌不踰節此皆養德養生之中道君子所當慎節者也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朵頤凶

靈龜前知之大寶有時不食之物朵動也初九陽明剛
正之才如大寶靈龜可以有時不食者也乃以陽居震
體悅陰而動遂舍已剛明之寶而悅飲食之人觀以朵
頤而欲飲食不自知其非也蓋失其本心至於鋪絜之
徒耳故君子賤之自求口食非道非義一介不以取人
象曰觀我朵頤亦不足貴也

才以剛明為貴此人之寶也有此寶矣乃舍之而悅人
之食是口腹之人人所賤也雖有剛明之才亦何足貴
哉

六二顛頤拂經于丘頤征凶

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上以養下理之常也

六二陰柔才不足以養下反賴初九之養是反頤之道拂其經常之理矣拂經未安乃求養于上九之富然踈遠非類求无所益能无凶乎

象曰六二征凶行失類也

六二顛頤征則凶者昧乎生養之道徃依非類之人踈外不免殍必及之是以凶也

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無攸利

六三陰虛不富才非中正位處動極而應上之富是居下而不能養上又不能以自養動求養于上者如此則逆其養道徃必凶矣斯人也柔媚奸惡日以自養爲計尤爲國爲民之心非但暫不可用雖歷十年之久亦不

可用于國家民社一无所利棄之可也

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十年勿用終勿用也在頤而勿用弗養之也蓋國之用賢資以事其上也六三乃專以自養爲計爲子而不孝其父爲臣而不忠其君道大悖逆豈終可養之者耶

六四顛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

六四陰虛應初之實不能自養賴下以養者也顛其養道似與二同然其貞順之德居近君之位取彼靈龜之寶爲我輔世之用以養上則益明睿之德以養下則免饑餓之患是治人而食于人者雖顛頤不亦吉耶但賢明在下望之不專求之无常其實不可得也必虎視之

瞻瞻然而專切欲得之心逐逐然而不已則寶不在初
而在我斯盡顛頤之道求仁得仁而非貪矣何咎之有
艮有虎象初爲己應其靈龜之寶我固有之也故其象
占如此

象曰顛頤之吉上施光也

顛頤而反吉者取賢之善輔乎上而施于下此頤道之
光非素餐也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

六五以柔中之德居至尊之位天下之賢之民皆賴所
養也然陰虛不能自養反資上九剛明實德以養之是
逆其常理非順道矣蓋柔暗之君德未當位資師保以

養民也苟任之疑貳明信不足則凶立致故必正固其
守一聽師保之謨斯獲吉也但平時則可有大難在前
則艱于濟渡不可涉矣故成王遭變而幾失周公燕君
聽讒而遠棄樂毅一變而失幾此貞之所宜居也可不
慎哉

象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

六五得居貞之吉者堅固其貞順之心以從賢也苟一
有疑貳之心則失幾而非貞矣

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

上九以剛明之才居師保之位以親順從之主以臨億
兆之民此天下由頤之賢也以天下之頤而係于一身

當斯大任能無畏懼矣乎然常有畏懼之心斯曲盡由
頤之道上下卒賴其養終獲吉矣當此頤時上下歸心
雖遭變臨險亦利于涉濟无他虞也

象曰由頤厲吉大有慶也

上九由頤而厲吉者非專以才德高天下也由有危厲
之心焉故養一人也而一人順從其道養萬民也而萬
民咸被其澤非一身一家之慶而已天下之大慶也

☵ 大過棟橈利有攸往亨

易之道陰陽變化而已矣大過頤之變也頤求口實食
求飽也大過有屋棟之象焉居求安也構屋而中用大
木木末之材乃微弱焉則棟必曲橈不可居矣居求其

安有棟橈之患猶食求飽有脾胃之疾皆養之過也故
養貴適中而已居以寧身固所當葺至于瓊宮堦臺阿
房建章是作國本其能堪之哉故未幾變作棟橈之驗
也大過大者過也四陽在中而二陰居於上下本末弱
矣故其象如此棟橈之下居固不可動則攸宜蓋大過
之材剛過而執中始終用柔又內巽而外說如是何往
不利而亨耶

彖曰大過大者過也棟橈本末弱也剛過而中巽而說行
利有攸往乃亨大過之特大矣哉

卦名大過者何四陽在中大者過於小也棟橈者何二
陰居外本末皆弱而不勝任也爻過剛而處中卦巽順

而說行故居乃不宜如有所往則利而亨也夫大過患乎不時如其時也則德行配乎天地功烈冠乎古今不亦甚大也耶

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澤水生木以漑其根足矣乃淹沒其杪焉斯大過之象也當昏弱之世人皆同流合污若醉而傾若疾而顛不自立矣君子則執中不倚獨立于世而不懼幽潛以至終身而无悶焉子曰君子依乎中庸遯世而不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此之謂也非君子大過乎人其能爾耶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

初六陰柔在下當大過之時能爲過慎之事以奉其上

者也夫物錯諸地可也乃藉用白茅豈非有過慎之心而行夫過慎之事者耶夫茅亦薄物世所常有非難致者但人不知用耳苟時乎用茅藉而用之則敬慎之心著於舉錯之間祭可承而神可交過人遠矣此巽道盡而上悅者何失之有茅連茹叢生之草葉有刺而三脊似管而健取其根煮治之即成絲祭祀可用縮酒處處有之楚產者良禹貢云包匭菁茅齊桓伐楚云包茅不入王祭不供是知楚產之良也藉用白茅亦用以縮酒而已以灌地而降神是其爲物薄而用可重也故過人之行非必人所難爲自不爲耳茅南人用以覆屋根作筆良

象曰藉在白茅柔在下也

初九陰柔在下為巽之主當大過之時衆皆剛而居上已獨柔巽於下是故有藉用白茅之象蓋大過初爻之才與小過卦才无異所謂行過恭者如此

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

大過為卦雖以剛過得名實以得中為善初以陰居陽无咎三以陽居陽有凶四以陽居陰得吉五以陽居陽有醜上以陰居陰有凶非以剛柔得中為善而何九二以陽居陰剛柔已不偏矣又下比初陰得柔道以相濟故其象有二一曰枯楊而生根於下一曰老夫而配以女妻則生意將斷而復續後嗣有望而不乏矣何不利

之有蓋大過之時剛中君子又得柔中在下之賢以輔之則上致其君而建光前之烈下澤其民而遺不世之慶如有枯楊不望其茂而自茂老夫不望其胤而有胤矣君子執中不偏而无施不利大過乎人乃如此象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

九二以過時之老夫妻在室之少女非婚姻以時者也過以相與者也蓋夫老則齊家之道明女少則從一之心正有唱必隨交相和好過常分矣故君子進脩欲垂出類拔萃之業必先擇交以取非我等夷之友

九三棟撓凶

九三以陽居陽近无所與遠有所隔是剛愎而過中自

用而不能取善于人者也如是而居棟梁之任必有曲
撓不勝之患傾覆之凶其能免耶

象曰棟撓之凶不可以有輔也

棟大任也棟矣而復有撓之凶者剛愎自用不可以善
道輔佐之也

九四棟隆吉有它吝

九四陽居陰位剛柔得中有屋棟豐隆之象足當大任
而獲吉矣然正應在下以柔道牽焉若不固執其中牽
於所應則失道而過柔取羞吝矣又何吉耶

象曰棟隆之吉不撓乎下也

九四棟隆而吉者有剛中之德不牽於欲而撓乎下也

蓋九四近五而應初乃入主所親輔世長民大臣初者其所與之人若妻子及親舊窮乏之屬也四以剛中之德負荷重大之任所以棟隆而獲吉者以其忘私忘家不以欲而撓乎下也人有欲則无剛能不撓乎哉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

九五以陽剛中正之德而履尊位宜有大過人之爲矣然下无中正之應上有老陰之合又當本末俱弱之時雖有大過之心誰其輔之故有枯楊无根而生華之象榮能久乎哉又有嘗爲人母之婦得其未娶之夫之象蓋陰居悅極五亦悅體相悅苟合非禮之正是過以相與者主乎陰而不主乎陽故不曰夫得其婦而曰婦得

夫也夫以未娶之士而配再醮之婦又爲其婦之賓亦可醜矣何足是非之哉无咎无譽言不足是非之也燕噲得子之欲隆堯舜之德魏髦得王祥而行養老之禮皆此類也

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枯楊生華生意不本于根生不久也老婦士夫過以相與主于其婦亦可醜也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

上六陰柔不中而處過極悅于趨事不度可否而妄爲大過者也有憑河過涉滅沒其頂之凶是自取之也誰其咎耶

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過涉不濟滅頂有凶自不度也豈他人之罪可咎之耶
又曰可以无死而必死者過涉之凶也如田光恐人疑
已輒授其首共姬待姆不至甘於就焚是有過人之節
雖凶不可咎也

☵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水外陰內陽之物天地所以資生萬物而限隔華夷邦
域者也故聖人畫卦者外陰內陽之卦名之曰坎坎險
也謂水之限隔不可踰也重卦則爲習坎謂險外有險
非一險也水必趨下盈科斯進至誠而有信也至誠則
无所不通身可陷而心則亨也險非可尚行斯可尚謂

行則出所陷也

彖曰習坎重險也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維心亨乃以剛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習坎者重複之險也其有孚者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也流而不盈者盈科必進不盈而止孔子所嘆逝者是已此道之體也自強而晝者惡足以語此行險而不失其信者不虛以行也火空而水不空也故信者水之德也臨難而失之者悖其德也其能濟之哉故君子寧去食以死而不食其言體坎之孚也維心亨者乃以剛中之德主于內也有主於內斯无動於外矣故君

子素患難行乎患難不願乎外身蹇而心則亨也行有
尚者往則出險而有功故以行爲貴也豈惟水哉天之
險不可階而升也地之險山川丘陵不可垣而踰也皆
坎之象也爲王公者禮樂以定民之志和民之心所以
象天險也爲封疆關津城隍師旅以備不虞所以象地
險也於以守國則國固而民安矣險之時爲用不亦大
耶

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水自高而趨下由泉而達於川由川而達於海流而不
息也故聖人設卦以象之爲習坎君子觀象契道之體
則勉於德行而有常習其教事而无倦治已治人皆循

序以進如水之流而不息焉

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

卦以陽陷於陰為義爻以陰自陷險為凶初六居重坎之體又居於下坎之初是入於重坎之底又入坎之穴能死凶耶小人為重坎以陷人以為不足乃于重坎之下又為之穴焉殊不知陷人之地正自陷之所故自不免於凶矣

象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

君子之道不偏不陂平易而已初六居重坎之地又入坎中失道甚矣不亦凶耶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

九二居重坎之地陷於二陰之間是有險也然剛中而有孚身陷而心亨可求小得不至入於窞中失道凶也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

求小得心亨而未出險也出則大得志矣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於坎窞勿用

六三陰柔不中不正居坎下坎上之地來往重險其足之所履首之所枕亦不離險是陰邪小人一進一退一動一靜皆以陷人爲心者也如是則坎窞者其所安也寧不及之哉亦終入坎窞而已將焉用之耶

象曰來之坎坎終无功也

六三來往坎坎險且枕者其夙夜岂无所用其心哉其

一進一退一動一靜皆有深計亦云勞矣然皆陷害君子之謀傾覆國家之計其究自入坎窞而已何功之有六四樽酒簋飯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

習坎之時凡五居陷溺之地思出之心亦已切矣當此用人之際適有正人在側援溺以手不以文飲用罇酒食用簋飯貳用缶以出險之約自牖而納之則主必聽從而險可出矣若非正道密從其主以通明之實濟險有功正仁愛之術也終亦何咎之有故齊梁無坎中之陷孟子雖即貨即色以言道而從之難漢高有坎坎之險張良用躡足附耳以言道而從之易

象曰樽酒簋飯剛柔際也

天下不患无聽諫之主患无善諫之臣不患无善諫之
臣患君无通明之處而善諫之人不相際遇亦徒然耳
九五陷於坎中當坎平欲出之際適遇忠順之臣用儉
質之享以出險之約納於通明之處能不從之哉蓋由
其君臣際遇有此奇逢故如是耳

九五坎不盈祇既平无咎

九五具陽剛中正之德履至尊之位又得六四貞順之
賢善其道以輔之天下宜无不平矣雖處於險難洊臻
之世坎既盈而未盈未可慶也然前坎已踰剛柔際遇
亦將庶幾而祇平矣此太平之漸也何咎之有
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

坎不盈者天下幾乎而未一也此无他以剛中之德未至于大耳大則皇建其極天下无不平矣

上六係用徽纏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

坎以陽陷於陰爲象上六重陰而不中居坎之極是始終以陷人爲事怙惡不悛自招刑辟之徒也斯人也將縛之以徽纏之索而加之刑寘之于叢棘之中而防其逸至于三年之久不見免焉坎陷如此豈非凶耶

象曰上六失道凶三歲也

君子有終吉之道也上六怙惡无終失其道矣其致徽纏叢棘之凶至于三歲而不釋亦自取而已矣

三離利貞亨畜牝牛吉

火无體以麗物爲體而用行故於木土金水之物无所
不麗而體用著焉其爲物外陽而内陰故聖人畫卦象
之而命之曰離以明其麗于物也夫火能生人亦能殺
人烹及焚燒是也蓋生人者麗之正殺人者麗之不正
故耳故火之麗物利于正則亨焉故夫婦相麗以正則
室家和君臣相麗以正則天下治所麗正矣苟所畜者
非牝牛之物亦爲未善蓋牛之爲牲大而性順耕墾養
人之畜也牝牛又牛中之至順者誠能畜此至順之物
則相麗有終得其養人之力爲不細矣不亦吉乎故麗
人者必先擇夫至順之賢麗于人者必自畜其至順之
德

彖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此傳釋卦辭之義離者何也附麗之也豈惟火爲然哉觀乎日月各具太極者也然必附麗乎天以代明百穀草木各正性命者也然必麗乎土以生長蓋凡在大成象者皆麗于天在地成形者皆麗乎土凡物皆如此豈獨火爲然也然以卦體言則重明以麗乎正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以卦爻言則柔麗中正君臣契合而其道大亨離之貞亨如此是以麗人麗于人者皆宜畜以至順之德斯獲吉也

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前明作而普照後明作而相輝大明兩作離之象也大
人觀而象之則以繼明之德照于四方則光之所被无
弗至也明明德而日新身之繼明者也明明德而嗣服
世之繼明者也皆繼明而照四方也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

初九負剛明之德能麗物者然剛則壯於所麗明則知
所可否初遠欲麗四勢不能也而理則可求近思麗二
理非正也而欲之則至是以理欲交戰於中履遂錯然
於外而定向之莫知也夫履无定向者身无主也身之
无主者敬不存也苟能敬之則身有所主明斯不惑剛
斯不撓一于所麗之正至死而靡他矣何咎之有

象曰履錯之敬以辟咎也

履錯則麗非其正履之咎也敬則非正之麗免矣人誰咎之哉故履錯之敬為辟咎冉求以孔子之徒臣季氏而聚歛樂克以孟子之徒從王驪而銷啜皆履錯之麗亦不敬之咎也故顏閔曾子之儔以聖人為之依歸三桓之家莫得而臣焉然非辟咎也敬之豫履不錯也

六二黃離元吉

六二以中正文明之臣麗中順文明之君非同入出門之交大過老少之與也道同而德合其勢分雖異而其心則一是之謂黃離黃中色謂中庸之麗也夫道以中庸為至凡物相麗不及則增大過則損六二麗五以執

中之臣輔執中之主則離明之治无可損益光四表格
上下矣不亦大吉也耶

象曰黃離元吉得中道也

坎離乾坤之中氣也乾坤變乎六子陰陽之變皆自下
而上坎離不與非不與也乾坤中氣周流于諸卦之間
无所不與凡得陰陽之中者即坎離也故坎離卦之中
也故皆以中爻為主六二離之主明之本也為離之中
爻中卦之中也以此相麗是謂黃離凡道之過者可損
非至善也不及者可益非至善也唯中道為至善黃離
所以大吉者非得乎至善之道也耶

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

日昃嚮晦宴息時也當此之時有所附麗其入居於危
亂之邦者乎不然則仕于垂亡之時者乎不然則莫以
爲期麗於奸盜之醜者乎若是則所麗危矣吾獨何安
所麗亂矣吾獨何治所麗亡矣吾獨何存所麗凶矣吾
獨何吉蓋麗如比翼之禽一翼折矣何能獨翔蓋前明
已盡不鼓缶而歌則大耋是嗟屈乎凶也故君子審于
所離若伊尹太公去就尚矣其次如東陵之種瓜四皓
之採芝亦庶幾焉劉歆博矣而麗于王莽蔡邕藝矣而
麗于董卓豈知審彼已者哉又曰缶周秦瓦器卽今之
瓦盆是也古狂士妻亡則鼓而歌以弔亡也蓋狂士弔
亡則鼓盆而歌庸人自悲則大耋是嗟蓋謂嚮晦之麗

其麗人者及麗于人者皆不祥也

象曰日昃之離何可久也

日昃之離會且晚矣何可以久故君子審所麗也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

九四才非中正位近至尊才足濟奸者也當離之時不
度可否急於麗物不善于所離夫火也麗于薪膏則爲
養生繼日之用逐物以傳麗于原林宮室則爲焚燎延
燒之災隨物以盡夫火性熾烈乃突然而來麗之則必
焚必死必棄何善後之有蓋三爲日昃之離勢不能久
四欲逼五突如其來麗故无以善後如此

象曰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

火麗于鼎則君子象以凝命麗非其正則禍極自滅九
四突如其來下焚而上灼天下其誰能容之故必至於
焚死棄而後已也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

六五之離其象有二居尊而无乾剛之德柔順而麗二
陽之間上居重明之地而不能麗乎正下有中正之應
而不能用其才蓋居尊而无攸遂曲盡柔順之道而已
故或出涕沱若有可憫之狀其戚嗟若而无驕矜之
情則可以免禍而獲吉矣亦政事不關若周漢東遷西
播之君而已不然則魯昭懷諫死於乾侯之次魏髦用
鉞終懼成濟之難可不鑒之哉又曰六五具文明之德

當繼明之位回視先明往矣乃遺烈是承能无哀戚已乎故出涕沱若哀之深而繼以泣也其戚嗟若憂之甚而形諸聲也蓋如舜之思堯見于羹墻其繼明之心未嘗頃刻忘也夫然後重光可期先明庶无愧焉不亦吉耶如前說絕无吉道勿從可也

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

六五之吉何也蓋嘗有先明焉先王先公是也于其往也乃哀戚孝思之甚焉則世德作求後之明足以麗先明矣能无吉乎哉離王公者麗先明也周有先王先公他則無故周公於爻云然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

夫日盈則蝕麗極則睽上九負剛明之才當麗睽之時故王用出征討睽疾焉蓋出征之際必有善可嘉者則褒嘉之以勸善如武王釋箕子之囚表商容之間封比干之墓大賚善人是已亦必有爲惡之首者則折而殲之其餘脅從之醜罔治武王之戮飛廉惡來伐罪弔民是已何咎之有

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麗極睽時必有夷猾夏下背上者此紊亂綱常邦國之不正也故用出征以討之所以明綱常而正邦國焉詩曰以匡王國是已正則止戈故无咎焉